

進賢縣志卷之十

學校

古者諸侯始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今縣有類宮擬  
古侯國之制也漢書載何武行部必先詣學宮召見諸生  
試其誦習今有司莅任謁廟入學實權輿於此所以尊崇  
道德振勵風化典至隆也進賢立學始於宋在縣治東南  
明初徙今址高明爽塏據一邑之勝近復整飭一新而黨  
庠術序亦皆林立相望家絃誦而戶詩書可謂盛矣後之  
吏於斯與生於斯者其尚於此加之意哉茲故詳學宮之  
制與夫歷代建置年月而以書院附焉



國朝鉅典紀要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頒立卧碑文曰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教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爲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於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爲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治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爲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猛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結交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官司衙門不可輕入卽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

証

一爲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辨難爲師長者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頒立萬世師表匾額於大成殿三十八年

詔各學製樂器三十九年

御製至聖先師贊四賢贊頒學勒石四十一年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勒各學文曰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

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使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粹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原委有敘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厲廉隅敦孝訓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習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佚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挾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或招

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縱幸脫褫朴  
濫竊章縫反之於衷寧無愧乎況乎鄉會科名掄才大典關係  
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至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  
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  
網利營私種種弊端深可痛恨且嘆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  
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  
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  
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  
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  
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

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乃視爲具文玩愒弗做毀方躍冶暴棄自  
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  
章具在朕不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  
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  
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追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  
尚敬聽之哉五十三年

詔以宋儒范仲淹從祀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首

命追封孔子五代王爵改啟聖祠爲崇聖祠

命各省學宮建忠義孝弟祠仍建節孝祠於學宮之外二年

命增定從祀先賢先儒復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增  
縣賈牧子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焞魏了翁  
黃幹陳淳何基王栢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羅欽順蔡清陸隴  
其增張迪入崇聖祠增仲弓伯牛子張有若四家博士四年  
御書生民未有匾額頒懸各學五年

上諭直省內外逢

先師誕辰一日齋戒

命諱孔子名加口爲卬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升有子若於十哲之次位朱子上以元  
儒吳澄從祀四年

御書與天地參匾額頒懸各學

仁宗睿皇帝嘉慶四年

御書聖集大成匾額頒懸各學

皇上道光元年

御書聖協時中匾額頒懸各學二年

詔以明儒劉宗周從祀三年又以本朝湯斌從祀

### 學制

進賢縣學宮在縣治南面三臺峯帶常湖九曲爲形勢之最中  
爲大成殿翼以兩廡前爲大成門翼以名宦鄉賢祠中爲泮池  
前樹石爲戟門宮牆外爲金魚沼廟後高阜爲崇聖祠祠後爲

明倫堂堂左爲忠義祠堂右牆外爲節孝祠忠義祠左爲土地祠折而下爲文昌宮前下爲尊經閣又前爲博文齋又前偏爲約禮齋前正爲儒學門魁星閣在儒學門東側

宋崇寧三年設縣始建學在縣治東南二里元至正十年達魯花赤袁州海牙重修元末兵燬明初知縣施皓遷建今址卽宋尉黃仲嘉所建三賢堂以祠梅尉臧徵士魏徵士遺址也修禮殿新塑像并修兩廡號舍牲厨門墉

聶志

臨川進士李實修學宮記古人爲學者習其業則舍菜以禮其先師而四時有詩書禮樂之教有定祀無專廟後世致崇極於孔子禮秩以王者則祭必以廟廟必有專主由廟而兩

序門人與後賢配食從食皆有其位夫祭祀本於人心折衷六藝開治百世所謂民生以來未有盛焉者也雖其象設器陳聲樂之節未盡合於古或者拘拘於既往之迹謂曷不爲古之有學無廟則有所不通矣兵興學毀郡縣祭祀闕畧教道廢弛進賢學官章熙與其士友袁鑣吳觀過余言其邑自施君皓來爲長能均賦以還定其民而流逋有歸進謁學宮榛莽摧撓大懼不能修葺謀於僚佐而議協卽命重修禮殿以安神位東西序爲室屋十二楹門爲十楹嚴塑繪之像備裸洗之器而行禮皆有儀式爲師生之舍十二廩庖庖房各有方所禮延師儒與諸生朝夕講肄而教人皆有節序始於

乙巳秋八月成於丁未冬十月人見其成不見其勞皆謂宜紀刻俾後之來者無廢成績予喜其學之修與二三子愛其長上有不能已於言者蓋學宮在縣治之南隅高爽曠山川清秀予數過之與父兄子弟謁廟而行禮今雖老矣而有望於其人士思致其忠愛者則莫之忘也嗟夫聖學不講造言疑衆士各師其意見教化陵夷而不知是以禍亂伏於隱微一旦橫潰而莫救兵亂既除有志圖治者必將修明正學剷除榛蕪一洗人心之陋習而後可以言治二三子愛其長上相升降乎殿陛之門宜有惕然其中使夫修於身而施於政教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將見邑之民皆爲三代之民士皆爲天下之士則斯學不爲徒修而有無窮之聞也予之所記豈徒紀其歲月之久近而已哉

洪武間知縣陳有常再修主簿曹敬立之子婦劉捐貲助工邑人傅箕修學宮記州縣置學校立孔子廟春秋酌古釋奠始於唐重於宋進賢析自南昌崇寧陞鎮爲縣學校隨開中設禮殿嚴嚴翼翼後有明倫堂前有門廡以至教官廳事師生齋舍膳堂倉庫創制咸備厥後傾圮獨禮殿一修於淳熙再修於咸淳繇宋迄今予來遊來瞻輒覺摧朽竊思更造主簿同邑曹敬立即欲協謀而師旅日興莫之克遂也明興舉政崇祀先聖作養才俊德意優渥若迺勉勵黜陟修廢補敝

則有司存爰以殿宜亟修勸諭好義之家曹敬立之子婦劉氏嘗聞先世之志共命惟恪購良材鳩衆工直之食之請於邑宰選者民之公忠者監督之教諭李逸賢適至經營始末尤克相成凡木之腐者易之以堅撓者撤之以隆梁楹之弗任軒櫺之弗稱者改作之黜堊丹蘄堂陛級甃舉復舊度再葺而工以成告逸賢屬記於余余惟學校廢興與政化相爲汗隆今而縣官倡啟良圖官無煩費政修於一日而善迪乎後來可謂能矣曹氏婦方祿孫孺弗嗇資力繼成先志俾聖人宮殿煥然一新其視世之愚夫愚婦惟施與以徼冥福者可謂賢矣嗟夫天下如此其廣也學校之設自前代以至於今如此其久也學者由庠序謁殿廷儀型聖容蓋亦有所觀感而興起者與出而敬共職業爲忠良之臣處而儀表鄉邦皆名世之士鄉成善俗代出良材非惟無愧於聖人無負於朝廷亦且於成縣之名有光不亦善乎余雖老實平生之志願而今獲覩其成也記之

永樂間知縣李思中修兩廡戟門櫺星門正統四年知縣張冲新塑像修兩廡八年修禮殿

正統癸亥郡人祭酒胡儼修學記進賢縣本南昌之東境晉武帝析置鍾陵縣尋廢唐武德初復置八年又廢縣爲進賢鎮宋崇寧二年復改鎮爲進賢縣於是儒學隨建在縣治東



南此建學之始也宋亡學廟寢入於敝元至正庚寅監縣袁州海牙重修之元季燬於兵國朝洪武初知縣施皓遷學於縣之南重建廟堂門廡齋舍其制度儀章具載前進士李實碑文二十七年知縣陳有常繼修大成殿明倫堂永樂四年知縣李思中又修兩廡東西齋及戟門櫺星門是皆能崇儒學知爲政之本也自是三十餘年積寒暑風雨之變殿宇器物不能無朽敗像設丹堊不能無漶漫正統戊午夏龍巖張冲來令斯邑舍棊於廟退而周覽卓然有志於興舉迺協謀於同僚暨學之師儒經營措置購材備物明年己未命工綵繪宣聖四配十哲之像又明年作兩廡肖從祀諸賢凡百九

位儀容章服彬彬焉郁郁焉工既訖遂欲重作禮殿適南昌郡守池陽胡公同知涿郡王公行縣喜其有爲亟稱美之未幾專理學政按察僉事天台陳公又移文督其成迺興作於壬戌冬十月告成於癸亥春三月禮殿三間二翼高二丈一尺有奇深三丈一尺廣加於深二丈五尺美哉輪奐超於昔丹碧照耀燦然一新學者得其依歸士庶人有所瞻仰張令之用心文教視昔人之勤又有加也至於贊相成之者縣丞崇安倪彥成吳江楊勉主簿富陽楊信典史嚴陵張榮教諭發源倪以孚訓導華亭褚良皆與有力焉雖然廟學之修舉豈徒爲觀美乎哉學者由義路禮門獲覩聖賢之德容當

進賢縣志 卷一  
九  
思進德修業以務其本爾蓋明體達用君子所以成已成物  
先儒有日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故科舉之外  
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五六十年前余承事先  
輩若良庵傅先生虞亭熊先生嘗與講學而竊聞緒餘且期  
待以斯文甚至前修既往而不知老之至也因爲斯記并舉  
二先生之期待於余者亦竊有望於學之諸君子焉願相勗  
之

十二年修兩廡號舍

督學高旭進賢修學碑記進賢儒學殿堂齋房朽敝龍巖張  
冲來知縣事慨然興念正統己未歲飾聖賢像及造祭器癸  
亥歲造大成殿并羣賢像惟明倫堂暨東西兩齋未遑葺治  
適於丁卯歲旭承乏提調江西學使欽奉勅旨頒布郡縣冲  
卽奉行曰此吾職所當先也其亟圖之縣丞黃聰顧富常主  
簿高福典史張盛又相與協謀而助贊之予始見其伐木僦  
工再至則告落成教諭張受訓導詹淙曾敏合辭請文以饒  
諸石越一載而工畢何其易哉明倫堂五間深二丈八尺廣  
五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一寸視舊加崇東西二齋各三間深  
一丈七尺高一丈三尺一寸廣則一丈九尺視舊加廣兩廡  
暨面堂號房以間計者又一十有六會饌有所習射有圃庖  
庋井涵靡不周備吁若冲輩可謂居官敏於爲政知所先務

視他郡縣屢承文移恬不加意累被督責徒應故事者萬不  
侔矣況其建青龍橋置義倉修羅溪橋路皆可稱紀自茲以  
往在泮諸生於焉進退揖讓於焉修藏遊息耳目爲之聰明  
心神爲之澄澈居安資深不爲無勛雖然升斯堂尚思所以  
副立名之義入斯堂尚知所以求造道之方修身踐言以端  
其德行博文強識以昌其文辭庶無負朝廷養育之盛意諸  
人期待之至情不然徒爲觀美之具則不可也因記修舉之  
由爲諸生勸

天順間知縣呂聲復修禮殿易櫺星門以石門嘉靖九年知縣  
沈寅奉制改大成殿爲先師廟撤塑像易木主更定從祀二十  
七年知縣周美修殿廡及門四十一年知縣程光旬修廟堂門  
廡

嘉靖癸亥教諭李惟寅修學記嘉靖己未秋延平李惟寅自  
袁郡文學來主教事始至見黌舍頽壞心傷之力莫之能也  
越明年庚申春安慶程侯以名進士出宰是邑下車謁廟慨  
然以作新爲己任寅每贊之奈時有寇盜之警築城之役水  
旱之仍固未遑也逮歲壬戌財力稍貯於是考卜徵工庀材  
聚物先廟廡次堂齋又次諸祠撓者易之欹者正之蹶者增  
之圯者完之枚枚秩秩煥然改觀矣且百爾所需措置多方  
無縻於官無病於民可謂難已先是祭器不備久爲曠典寅

計師生齋廩之缺羨者常白於侯疏請報可遂成器以供祀  
事諸生謂侯大有造於學不可無記寅曰然小子識之以告  
來者侯名光甸字子極太湖人文章政事可稱此特其大耳  
是役也始壬戌秋訖癸亥夏朝夕綜理者寅也噫嘻體侯之  
心以求無負於朝廷教學之意寅與二三子也其共勗焉維  
時同寅協恭者訓導臨淮章君宗儒晉江紀君維新若縣丞  
永康呂君鳳翔主簿嘉善蔡君棠典史麻城李君雲同宦茲  
土樂觀厥成者也董役之人則吏官李珠學吏詹炤醫生饒  
佐例得附書於後焉

萬曆間知縣林道楠重修三十年知縣黃汝亨復修

少宰劉曰寧修學記進賢古鍾陵地也甲山水而學宮當其  
勝廟歲圯名宦祠在學宮外於是武林黃公貞父議建置更  
革核事實稍合公帑爲大事始自輸廩倍之緩又倍之經度  
視作者等首廟廡次明倫堂次啟聖祠次御製亭次祠舍名  
宦食門內如制後爲鐘陵書院堂階門牖竝山川相望爲勝  
黃公暨諸博士先生李君輩屬余記蓋余觀三代兩漢之事  
有重傷云讀功令瞿然有遐思焉稍汎濫於宏正更歷近事  
迺又知二百年之升降也古者天子置庠序之師而族閭什  
伍皆稟命焉以澤於道德禮樂之教倘乎各明其心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何彬彬也臨雍之觀聽固甚都視濟南關西瑯

瑯之徒幾不勝矣經之門十三而說經之門百蓋儼然竝南  
面而尊白虎石渠紛紛議論斯亦吾道之桓文耶王教衰私  
門鼎立論世者太息焉明興置辟雍廣厲郡縣諸在博士籍  
者並得窺性命攷古今通世務當是時薦辟之路非一途而  
黜百家大一統蕩乎其三代之遺乎至宏正而私門闢矣河  
東泰和新會餘姚各秉洙泗之鐸以徇於路山東之鹿固惟  
天所授未可知迺其所爲犄角者豈虛語哉今去宏正未遠  
顧亦有承諸君子之下風操戈問鼎囂然於鄒魯之郊余徒  
見其囂而已詰其所操之戈所問之鼎則掩耳而却走可笑  
也夫法令之與清議相表裏也公以其身扞文網之禁而個  
然張清議務爲楯蔽遂使憤世者置不平而學校幾受其禍  
此亦向者丙子丁丑之明鑒也夫王教之盛也道德一風俗  
同而其後不勝其弊漢之諸儒宏正之諸君子有其私焉至  
於名與實無據公與私無位而其弊且大壞此無它蓋學術  
不真空言鮮實又躁進也余聞古之君子道德不立不可以  
知性禮樂不具不可以和情迫之而後仕爲之而不居孟子  
曰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今實有弋心射者不見  
羽鏃見鳧鴈而欲言無詭遇不可得也此亦爵祿之喻也然  
爵祿之於吾道如車輪馬蹄卽禹稷生斯時不由之不足致  
遠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故古者學不專一業仕不兼

二官士既先誦讀而更以其暇日間鞫譯修操縵雜服之技  
今博士諸掌故直常業耳猶然置之猥以絕聖爲美譚是以  
朝無識大之賢鄉鮮故實之老是空虛鹵莽之過也而又躁  
進語曰十年樹木三時樹穀故先王象之以樹材國法視九  
年稽考至捷便毋論四十試仕已而髻穉攘臂壯士河清以  
時月度之且未暇能辨禹貢明周禮充類至盡卽石磻之言  
六事實胚胎焉僨轅之犢又古人所先戒矣三者今世之通  
患也所謂名與實無據公與私無位者也豫章俗樸嗇其爲  
義爭先其受敝視方內最後夫受敝後則其服古不難孔子  
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我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在斯乎諸  
文學夫何讓焉姑以學官喻夫學不嘗亟修亟毀耶彼且計  
浹歲安得不歲且計浹辰安得不辰夫惟百年者意念深矣  
念深者力勞力勞者材具材具者廣用廣用者功遲功遲者  
後毀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黃公曰盍記之

四十五年知縣沈景初建大成坊四十七年署篆按察使檢校  
黃奎璧修櫺星門甃其涂天啟五年知縣梁應材建思樂亭修  
殿堂門廡邑人傅學士冠捐貲董其事

梁應材修儒學泮宮池亭記今海內文獻動推江右而鍾陵  
爲最鍾陵矯矯矜行勛猷節義爛焉史策余蓋家食久慕之  
甲子承匱始獲從諸縉紳周旋函丈每一課士咸蒸蒸然有

通賢縣志  
卷一  
磅礪霄漢氣象間覽其學宮形勝則巒峙三臺水環九曲實  
與人文爭奇益信山川之靈不爽已獨是殿廡棹楔雖層巘  
巍峩規畫特異然已時深就圯若樞星若壁沼以迨鄉賢名  
宦祠則益黯然無壯麗觀良可低徊會余年友傅太史以讀  
禮家居余爲言及太史卽慨然曰微君言我且圖之蓋我先  
大夫司寇公嘗一再爲捐修而先子則有志未逮微君言我  
且圖之余固心壯之而意其力絀乃一日持百金示余曰先  
子遺止此耳敢以鳩庀煩執事用畢先志夫鍾陵地方厚發  
才而薄於產士夫嗇取鮮蓋藏何太史之若傾於素儲而諾  
不經宿耶守土者徒以軍工搜括無能效涓埃愧矣於是度

木伐石門祠之朽者堅之泐者完之街道橫直計一十五丈  
有奇石易之泮池故爲金魚形周圍計廣六十五丈餘因其  
象而賦之甃石爲基帶以雕欄計七十四座臨池倚短屏構  
一小亭四面玲瓏俯收雲物而山翠水光直從屏際空處度  
殿宇間也因請太史一言志不朽太史謝弗居余又不能以  
不文已爰進諸生告曰夫士之藏於學也猶玉藏於櫝然愛  
玉者美其櫝以示珍而所珍非櫝愛士者美其學而所重豈  
學哉夫固有重之者矣今太史以司寇公家學已驥足乎玉  
堂金馬猶爲爾士飾所藏夫其能不忘所藏者迺其能以所  
藏重者乎且也諸士大夫謀成不約復羣然醵金修殿堂以

成全美則今茲之舉以成先也以興後也是皆出於藏而不忘所藏併以冀乎藏之者之有以重其藏也爾諸士政藏而欲躍時矣得無意乎諸士遂喜而識之是役也始於秋竣於冬自櫺星門名賢祠及街道池亭煥然改觀皆太史力焉太史諱冠字元父別號寄庵壬戌廷試第二人學博北海李君宣城徐君共事觀成誼得並書

歲久傾圮

國朝順治十七年知縣王斗樞康熙二年知縣聶當世相繼新建禮殿修門廡時則舉人羅萬邦諸生易道光何東征等各捐貲助工教諭謝與成捐建櫺星門

以上聶志

邑人楊西狩修學記邑之有學也蓋不特鍾陵爲然乃人傑攸鍾地靈當之則惟學宮實擅勝會我

朝鼎定後業就圯茂草爲鞠卽不無今昔之慨頃東海王侯玉沙聶侯雅厝意文治前倡後續不謀而協首禮殿次啟聖祠次明倫堂次門廡或創或葺規制視曩等而聶侯暨羅孝廉屬余記其事余竊惟學校者天下治亂之所係而人文盛衰倚伏之機也有虞氏開庠序之先禹湯文武厯世相沿因而修明之整齊之已耳至春秋而中絕矣使非洙泗之鐸則往者何所恃以不墜而億萬禩之人又奚以得復覩乎古帝王聖賢之道故宰予謂孔子賢於堯舜則知繼治者不必遠希



堯舜惟得夫集堯舜禹湯文武之大成以惠教萬世之人使天下俎而豆之登闕庭瞻靈爽駿奔對越奕奕煌煌則曷啻美牆列聖人也彼促沙邱之禍者蔑論漢造草昧卽祠太牢其闕祀四百豈不以是乃唐武德二年詔罷元聖周公祠以孔子爲先聖立廟於太學貞觀四年詔郡縣學皆立孔子廟相傳千餘載更十數姓以迄今茲未之有易也江都曰天不變道亦不變然則學又焉有變也何也凡爲士之爲者惡其雜也設之學以別貴賤懸標指則遷其地而罔弗良矣惡其肆也設之學以聳耳目一聰明則期之的而勿敢不趨矣是學校廢與其直盛衰治亂之攸關而匪有謬歟鍾陵今日者

士風何以不古若人文之蔚起何以反遜於前徽耶劉文簡曰世之通患學術不真空言鮮實而又躁進今受敝豈坐是歟抑未必不由學之廢也俟今者造士之雅已於作室肇之其斬蓬藿也植芝蘭也汰瓦礫也擇珠玉也購棟楹也選良材也諸士仰而觀俯而察登堂入室美富在望式由是式出入是凜凜乎罔敢隕越以炳以蔚其事不在革之六五乎況乎兩美合而事集有王侯以經其始而復得聶侯以董其成猶之垣墉勤而暨茨所必需樸斲備而丹雘之不可以已也諸士第無負此物此志焉可哉王侯諱斗樞號均五己丑進士山東諸城人聶侯諱當世號二瞻戊戌進士湖廣監利人

羅孝廉諱萬邦號憲行辛卯舉人本縣人首倡捐貲能襄事  
不遺餘力者學博謝君諱與成號仲平丁酉舉人瑞州高安  
人多捐俸修葺功於誼得並書

五十八年知縣張棟重修

羅志

學政王思訓修學碑記宰之職所以宣

上德而興教化者也今

上以學校爲治平至要師儒爲化民大源

御製訓飭文煌煌寶誥永勒學宮以故文運大興海宇寧一  
駕乎漢唐多多矣張令來宰進賢仰體

皇帝德意甫下車率邑諸生不時講學於明倫堂上以期無

負

聖天子作人雅化旣而周旋殿廡傾圮有年明倫堂率皆朽  
蠹慨嘆良久捐費修葺煥然一新文昌閣名宦鄉賢祠重新  
創建費用俱不惜浩繁闔邑諸生歡欣鼓舞咸以爲張公之  
德旣能惠我羣黎又復加意人士於

聖朝文治實爲有光因連各具呈請爲文以記之予奉

簡命視學於江右十三郡內按臨無暇日往復皆駐扎洪都  
偶暇流覽郡縣志進邑山川人物皆冠卓他邑學宮前後障  
山環水靈竒發越故鼎元將相不一而足信乎爲地氣所鍾  
張令爲之修葺學宮地氣得人傑而益振令果大有造於茲

邑也令諱棟字吉臣家世瀋陽爲從

龍望族乃祖諱朝珍撫江蘇有德政大江以南至今稱頌伯祖諱朝琳爲江西制憲棠陰猶在民間令不忘祖訓又復有功於百里之地予嘉令能爲人子孫者乃不愧爲民父母也是不可不爲之記

雍正九年辛亥知縣劉象賢修大成坊

採訪冊

乾隆五年庚申知縣曹守垣改建殿牆門廡

採訪冊

曹守垣修學記崇先師崇道也舊已我聞空宮曠置師重道國家憲章古制內隆辟雍外薄四海遠州僻縣咸建之學其宮廟務更極宏麗中奉先師主南面羣賢羣儒以次旁列歲時命長吏學官率諸生行禮其下崇先師也崇先師而儒道貴儒道貴而後天地之經義昭而後人心風俗確然有所歸向振起士以聖賢爲必可學其樸者亦皆循循然爭爲力田孝弟之民是以我

國家咸五登三久道化成於天下鍾陵邑於江以西曩固道學文章之藪也我

皇上御極之三年嘉平月垣忝奉

簡命莅茲土始至首謁廟恭行釋菜禮旣復流覽四周見其地後倚壇山前面三臺九曲水左右龍虎拱抱於形勝大得是宜代有偉人獨宮廟規制雖粗具然殊不逮他學之宏且

麗也叩所以則僉云我

國初不如是緣前康熙寅卯年間叠經兵燹平定後始草草一葺遂因陋至今耳予曰先師靈爽憑焉又

國家化民成俗之本悉由乎是今宮牆巍煥徧天下我鍾陵獨如是可乎時卽與學博桐洲胡先生議新之聞者咸以爲然顧以受事方始簿書旁午未暇也越明年邑紳士饒君允坡等來請曰新學吾父師志也茲其時矣第土木之費浩繁匪衆力莫辦今吾父母師長業爲之倡請以大義徧告邑之君子當有應者予可之已而請於各上憲亦蒙報可遂語紳士等如所陳以行而邑多君子果踴躍鼓舞爭先從事費日

集爰卜三月之吉奉牲牢醴帛告先師主誓幸明倫堂春序多雨是日也天朗氣清瑞日四照識者早以爲文明之祥云告畢遂命各工悉撤其舊貯他所爲廓基址正方位一柱一石俱於山於市掄其物之良者而加確斲焉然後敢用而首事諸紳士中有總謀議者收費者主出給者遠赴外郡縣購運材料者坐廠督役者協力競奮早暮極勞瘁弗憚未數月而宮廟之大體成其正中大殿成視舊高一丈二尺深入尺次兩廡高與深亦稱之次爲櫺星門門左爲崇禮堂右爲敬義堂階下西偏爲禮門東偏爲義路中隙地凡數丈新鑿爲泮池稍前樹石爲戟門又前三面俱新繞以墻設兩門左額

曰德配天地右額曰道冠古今皆向所未有者前牆外則向  
有大泮池特從形家說爲溝而流之文明門外以達於曲水  
迤而東向又有泮宮木牌樓一座行就圯悉爲更葺之規制  
定乃卜日奉先師新主暨各主入廟予偕同城僚屬恭詣行  
禮邑彥咸集仰瞻天表雲物蒸蔚又大如前者告廟時也嗣  
是又數月一切墉壁牕牖悉施黝堊間以繪事煥然一新雖  
簞簋籩豆琴瑟干揚諸禮器尚待次第修舉然宗廟之工則  
旣成而竣矣於是紳士等復請曰是不可以莫之記予伏思  
先師之道在萬世高宮深廟凡所以示崇也崇先師而貴其  
道以化成天下則我

國家

聖聖相承歷萬世如一日者也而體

上德意以推行於所官所履之地亦吾儕臣子之職也表盛  
舉風後來又安敢以不文辭哉若夫文明兆啟自是鍾陵道  
學文章偉人當倍盛於前此固予與胡先生所惓惓屬望之  
深情亦理數所自然之應而要亦不煩吾言也已

乾隆二十年乙亥知縣衛崇陞修

採訪冊

衛崇陞修學記進賢西江名邑也其地襟山帶湖中竅以石  
虹曰丹鳳曰青龍高下峙流悉束諸城闌如管鑰然若乃面  
三臺闌九曲左瀿右繞佳氣鬱盤精英滙萃則學宮攬全勝

焉當年理學名臣鴻猷勁節足以繪川嶽之奇者前人記之備矣至如宮殿嵯峨風雨剝蝕髹浥而濛瓴裂而墮木蠹而危石泐而泮水鬱而淤及環堵傾頽荆榛莽蕪亦所時有守土不謀舉而新之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忍令根本重地勿飾觀瞻歟乾隆癸酉夏予膺

簡命來守茲土甫下車謁文廟周覽荒蕪不勝慨然論者嘗以形勢不具人物中衰爲言余竊謂人文之振興莫先庠序庠序者先聖先賢先儒之神所棲止詩書禮樂之訓於是乎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於是乎飭受成獻馘養老習射之事於是舉長吏有修舉廢墜之責於庠序尤鼓舞督率之宜先又安問形勢之具否人文之盛與衰也因偕諸紳士捐金倡始而執審方鳩工庀材矢公矢慎克底有成將上有以康先師之靈下有以作斯文之氣庶川鍾嶽降之奇如前此鼎元將相之盛或可以漸復矣乎是役也始於甲戌之初秋畢於乙亥之冬孟內而修聖殿兩廡次櫺星門崇禮敬義二堂次義路禮門次大門撤崇聖祠於明倫堂之舊其右夾以忠義祠左仍以明倫堂翼之土地祠綿亘西北位屏當乾風前則奎閣特聳踞焉外而築泮池臺葺泮宮坊鑿城濬文明舊水繞金魚池出良方滙大石橋蜿蜒而迤邐北去石砌周迴數十仞翼翼綿綿得其門始獲仰止焉餘悉塗茨以竟厥

功於戲盛矣先是倡議者則有學博龍泉高重倫萬安黃日恒嗣金谿周峻先生來復相勸成之紳士倡修者例得并書名姓以壽之貞石云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知縣魏宸瑞修嘉慶九年甲子邑人重建道光二年壬午知縣朱楣率邑人改建禮殿兩廡櫺星門道德門戟門花墻明初建今址辛山乙向

國朝乾隆五年修庚甲向二十年修戊辰兼乾巽向三十五年修戊辰兼辛乙向嘉慶九年修辛乙兼戊辰向道光二年修戊辰兼乾巽向

採訪冊

### 崇聖祠

明嘉靖九年知縣沈寅建啟聖祠於敬一亭南

國朝康熙二年知縣聶當世修

聶志

乾隆二十年知縣衛崇陞

移建於明倫堂舊址三十五年邑人傅思寬重建

知縣魏宸瑞崇聖祠記邑之有學宮所以正人心端學術爲

國家儲養人才由來尚矣又立崇聖祠以追崇本始遍天下

皆然莫敢廢也進賢學宮在邑治東南後之高埠爲崇聖祠

俱年久朽腐歲辛卯邑人士共勦盛舉相與庀材鳩工不難

尅期告旣而司其事者惑於堪輿之說日事紛更蓋功未半

而已耗盡二千金致向之樂事勸功者俱觀望不前至予蒞

任時已荏苒五年學宮之不克新如故也而所謂崇聖祠者

通賢集卷一  
已傾圮而不可修葺矣予亟集邑中紳士父老謀所以終其事者邑之人仍視之漠然也鄉耆傅君思寬念學宮需費多金尚俟衆擎而崇聖一祠可以力任特建而新之爰以丙申仲冬經始逾月落成約費二百餘金俱傅君一人獨任無何向之觀望不前者胥觀感興起踴躍輸將而學宮亦得於丁酉之秋竣事予竊嘆興學之說人人共之而邑令又非敢後文教之人乃下車之始卽諄諄告諭不啻穎秃唇焦終不能得邑人士之鼓舞而傅君以一人倡竟捷如影響何則邑令以文傳君以意則信乎德化之可爲而廉頑起懦之說之不誣也夫有邑卽有學宮有學宮卽有崇聖祠統天下而論其爲此祠也多矣五王在天之靈其不繫此一祠也明矣傅君此舉非如建立寺觀者欲以資福田而求利益也豈非先賢所謂無所爲而爲之其感人爲尤深耶余故深嘉而樂爲之記至學宮一役越五載而不克告竣迨余蒞進逾年方始有成且有從中構訟者邑令方抱愧德化不及又何敢擲管饒舌詳記始末以詒笑後人耶

嘉慶九年邑人傅寅清移建文廟後

採訪冊

明倫堂

附敬一亭

明初知縣施皓建洪武二十二年知縣陳有常修

見前胡儼記

正統

十二年知縣張冲修嘉靖九年知縣沈寅命建敬一亭於明倫



堂西偏樹石碑七勒明世宗范氏心箴程子視聽言動四箴註  
今廢

萬湖敬一亭記天子緝熙聖學宸衷精蘊大訓式敷敬一有  
箴視聽言動心箴有解頒行天下府州縣學俾海內學士咸  
服習焉惟是進賢知縣臣沈寅奉行惟謹卜地於學宮之左  
建亭一樹碑七隆隆然翼翼然祇揚聖訓昭示無窮臣潮觀  
厥成敬從父老之請爲之記臣聞盡人之道惟心盡心之道  
惟敬惟一視聽言動由是無違焉之謂禮之謂仁堯舜禹湯  
文武臯陶伊周以是治孔孟以是教亦惟咸以是學其他得  
失有深淺徵於治道人才靡毫髮爽是故天下之理匪敬曷  
聚匪一曷歸匪禮曷立匪仁曷統仁無非禮禮無非敬敬無  
非一視聽言動無非心其存之爲天德行之爲王道其用天  
地之間備矣嗚呼士生斯世躬遇聖明在上感發興起固當  
萬倍於尋常而亦豈無精進強立卓然以斯道自任者乎而  
亦豈無奮庸熙載親見此道之大行者乎實學校之光司教  
化者之所深願也矣

三十年知縣何鏗修明倫堂堦砌以石

國朝康熙二年知縣聶當世修聶志五十八年知縣張棟修羅志

乾隆二十年知縣衛崇陞重建二十五年知縣魏宸瑞移建節  
孝祠址嘉慶九年邑人移建崇聖祠後道光二年知縣朱楣率

進賢縣志 卷一  
邑人重修 採訪冊

尊經閣

明萬曆四十年知縣錢士貴建於明倫堂左

聶志

陳應元尊經閣記鍾陵學宮臺山列屏曲水紆帶江省名勝區也舊明倫堂及東西兩廡外故有尊經閣踞堂左腋藏五經諸史百家書諸生以時誦讀故名公鉅卿常冠冕海內而後乃鞠爲邱墟諸壇石長亦相置不問爲遊勝者扼腕焉會侯涖茲土雅意崇文吏治之間時吐握走迎儒生又善形勝家言每登堂周視則低徊頽然不能去謂其博士吳君曰是當有以實此地者而蕩焉荒蕪得無漏地脉乎此長吏者

之責也吳君故高爽饒幹才與侯見合侯意益決於是鳩工庀材屬吳君董之吳君殫力相度以勦厥事聳棟崇墉倍昔宏厥而尊經之名仍舊則侯不欲以所創自尸哉侯沖粹有元鑑所賞識皆一時名士旣落成率諸俊講業其中諸俊亦爭策勵以承侯意一藝脫腕侯輒爲之指示無不人人滿志者而是後賢科得人最盛其所嘉賴寧有旣耶侯清標循政種種治行在饒考功記中不具論論其有功斯文者如此是舉也雕檻重楹施丹流堊一切木石餼廩之需皆侯以俸爲之工始於乙卯春歷五月而告成侯錢姓諱士貴字存彞號元冲庚戌進士華亭人吳學博諱維翰號屏南信州人以明

經起家今爲北流令

國朝道光二年知縣朱楣率邑人重建於禮殿東

採訪冊

存貯書籍

御纂周易折衷壹部

欽定書經貳函

欽定詩經貳函

欽定春秋貳函

欽定性理壹函

聖諭廣訓叁本

上諭拾部

欽定訓飭州縣規條壹本

上諭捌本

日講四書解義貳函

欽定四書文壹部

文廟樂章叁本

御纂周易折中貳部

欽定書經貳部

欽定詩經貳部

欽定春秋貳部

御纂性理貳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貳部

欽定授時通考壹部

上諭七部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貳部

部頌十三經壹部

部頌廿一史壹部

明史壹部

朱子全書壹函

學政全書貳本

部頌會典文武相見儀注壹本

文武官員上司屬員接見儀注壹本

文武外官相見儀注壹本

名教罪人壹本

大學衍義義補輯要壹部

孝經註解壹部

綱鑑正史約壹部

小學纂註壹部

近思錄集解壹部

四體初稿壹部

四書翼壹部

呂子節錄壹部

學約壹部

養正遺規壹部

訓俗遺規壹部

教女遺規壹部

學政全書貳部

泮池

明天順間知縣呂聲於櫺星門外鑿泮池引九曲水注之名曰金魚沼環以玉帶橋天啟五年邑人傅冠重修池故爲金魚形周圍計廣六十五丈餘因其象幾石爲基帶以雕欄七十四座

見前梁應材記

國朝乾隆五年知縣曹守垣新鑿泮池樹石爲戟門并修泮宮坊二十年知縣衛崇陞鑿池葺坊濬復文明水嘉慶二十年邑人雷鳴豫修道光二年合邑士民填金魚沼約出八尺移玉帶橋出舊址六尺 採訪冊

文昌宮

國朝康熙五十八年知縣張棟鼎建

羅志

乾隆三十五年邑人

傅承德移建泮宮坊址四十二年移建舊址嘉慶十一年邑人

移建崇聖祠東十七年邑人萬珍續修告竣

採訪冊

王泉之進邑補修文昌宮碑記

皇上御極之六年

詔天下郡縣祀

文昌帝君以太牢並崇祀其先世如祀

關帝禮進邑舊有文昌宮規模狹隘無後殿歲丙寅邑人士謀更爽塏崇其宇而拓其基梁棟榱桷楹之屬畢具而工未竣仍不能妥神以將祀事州司馬萬君珍慷慨士也家小康樂善不倦見義必爲橋梁道路共履康莊任卹睦嫻咸傳推解余承乏鍾陵時

文廟僅修正殿而兩廡未成文昌宮爲風雨漂搖勢將就傾適萬君以公事至論而及之遂身任而不辭自壬申秋迄癸酉冬厥事皆蕝費金二千餘凡墻垣輒壇丹艷黝堊鐘鼓登鉶簠簋籩豆鑪鐙尊爵無不燦然可觀雜然前陳

先聖先賢先儒之靈實式憑之余惟陰騭之說見諸洪範而發明於

帝君所以闡聖賢未竟之蘊以顯著夫惠迪從逆之吉凶非僅以鬼神禍福驚世而駭俗也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故其先世無專主

勅書載

文昌帝君先代神位字樣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也或曰文昌本天象甘石星經謂文昌星在北斗前屬天之六府孝經

援神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太史公天官書斗魁戴匡  
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  
司中六曰司祿是六星者皆得以文昌統之其諸所謂乃聖  
乃神乃武乃文者歟然皆星麗於天未聞以神當之詩曰維  
嶽降神生甫及申是嶽可以降神而星之降神宜也神旣默  
司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之柄以翊

聖世之文運多士含英咀華沉浸濃郁以時踰濟其間氣熊  
熊而光奕奕將見披雲漢以分天章珠聯璧合釀爲炳蔚之  
文是

朝廷之所以隆禋祀而祈焉報焉者豈偶然哉萬君值康彊  
以逢吉

帝君將陰騭焉胚胎夫菁華俾吉士吉人靄靄

王國以佐

天子文明之治其錫福爲無窮矣因表而樹之風聲震發乎  
鄙俗之耳目使各敦善行而不怠實長民者之所厚望焉

文明樓

明永樂間知縣余曜建文昌樓於禮殿東成化十八年布政陳  
焯知縣陳延重修改額文明

張元貞修文明樓記進賢縣學內門故有樓上祀老氏家所  
呼文昌帝君者因以名茲樓廢也久歲壬寅爲今上十八載

藩侯焯旬宜至釋菜既環視臨樓基慨茲樓實茲學壯觀不復之不可退卽其締構資檄令延出公帑贏濟之延駿犇命乃市材庀匠督以義官陳邦烈黃伯淵相以學生楊顯艾英躬昕夕率勵忘暑寒疲越明歲癸卯不半稔樓巋然成師生舍有墮者亦從之興樓崇尺二十又二衡倍崇二尺縮如崇材良工善規度宏視故增雄侯進諸生斯文在天固有尸之者然奚形以名貴富命定奚覲覲焉老氏誑萌非分念儒者哉樓祀淫宜黜名亦宜滌今第虛樓中用游息爾師生各爲更曰文明所冀諸生居則明斯文於身出則明斯文於天下不幸不遇則明斯文於後世諸生率拜受教侯工書復大書文明字揭之令惟侯功不可泯走書幣南昌屬予曰宜有記夫學賢才焉宮風化焉地實爲熙朝明主之所汲汲體至意作興之在賢岳牧進而冀諸生語竄邪衛正端大本崇大化豈惟樓已哉於戲侯功不泯諸士子出入茲陟降茲尚亦永念之謹記以詔來者侯陳氏閩產敷歷中外多儒者作用令亦陳氏濠產君子云

後知縣毛一瓚建文筆樓於學宮南萬曆四十五年知縣沈

景初建文明門於文筆址顏曰甲秀樓

縣志

國朝雍正九年知縣劉象賢修

採訪冊

奎閣



國朝乾隆二十年知縣衛崇陞建於土地祠前乾隆六十年合  
邑捐建於庠門內嘉慶九年邑人傅徽龍移建於金魚沼西大  
風折倒旋廢道光二年邑人萬叔權張文賓周汝衡趙家璧新  
建於庠門東側採訪冊

土地祠

明天啟五年知縣梁應材建於文明樓左

聶志

國朝乾隆二十年知縣衛崇陞重建嘉慶九年移建忠義祠左  
採訪冊

射圃

舊在學門東北深五十步濶三之一在統十一年縣丞顧富常

建正德間知縣姚永正修後改建南門外

聶志今廢

名宦祠鄉賢祠

名宦舊與鄉賢同祠明嘉靖三年知縣吳性夫始特立祠

邑人舒芬名宦祠記名宦故無祠有自侯始也故惟雜處鄉

賢而已侯來莅茲邑百廢具興常黜邪崇正謂二祠爲天下

通祠矧激勸大機也混則不可嘉靖三年秋九月遂岐而二

之鄉賢仍故所名宦今徙祠學陰相距百步便崇祀也祀者

爲誰子真梅先生也繼是若江介程迴梁璧諸公則皆聞風

興者其在當時或請收威權或奏免民租或政寬令簡或吏

畏民懷凡此均名宦其於義祭均也祠成侯方肇稱殷禮於

祠下嘆曰後其有興乎蓋凡吏茲土者登堂走奠企像與思顧相謂某以某能某以某績得垂不朽大丈夫當如是也若等庸自諉乎旣而作曰顏何人斯希之則是顧力行何如耳苟惠澤及人有利社稷是謂能興也其享有名稱固宜或者又曰祠以昭報也奚有於興興非爲好名者立幟邪噫三代而上惟恐其好名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蓋名者治世修身之具好名則事在勉強勵行檢強政治投之所向無不可者名實未始不相須也是之謂有興若乃徒名而不知實務則名爲果斷實則剛愎名爲清廉實則矯激名爲仁慈實則柔愼夫然則實與名違用是重爲好名累始不足與言興也已茲固華名之過而謂務實勝者爲之乎務實勝者有實斯有名予故表而出之使凡過斯庭者不徒歆羨而已景仰高風爭自激勸庶幾幹旋人心一大機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侯意也亦予意也侯謂誰宣城吳南峯性夫也

十一年知縣張裕重建名宦祠於學宮左東向

邑人張臬名宦祠記明朝興茲邑名宦之祠實自劉公東圃武皇之季民艱瘁未遑於祠故惟鄉賢是附逮吳南峯先生弗是混處乃擴茲美意擇學舍故宇祠之以便崇祀梓溪先生記之甚備厥後祠寢圯廢弗振君子惜之壬辰春我侯甘節以先匡論孔子劾大司成罪狀自諫垣左遷歷補是邑爰

咨而慨焉曰是祠也重圯則不嚴其何以綏靈爽矧西面弗  
尊背聖匪惠其何以昭休德章物采非南峯意也在我厥  
秋富民王佶請輔事侯嘉其忠可之乃亟度學宮羨地俾建  
焉未越月而祠立前拱御製箴亭右翼殿廡惟東向棟宇紛  
漆維新惟飭合今昔所議凡六人入祠惟謹於是治東臬聞  
而嘆曰嗚呼事有曠世而相感者機也弗可得而謀也事有  
異世而相成者勢也弗可得而違也茲惟六人者異爵同賢  
率協紀典耀在志記可攷而知嗣是孤忠峻義障我邦土東  
園何其烈也廉明仁斷若南峯古循吏弗讓矣而高明重泰  
山惠愛若慈母孰有甘節者乎是故三公之行於昔有光而  
六賢之祠於今爲烈茲非天機之相感爾邪夫重祠報也報  
舉而勸寓矣成祠敬也敬立而順昭矣報以宏功勸以錫類  
義之宣也敬以褒賢順以軌物禮之崇也義宣故吏率而民  
和禮崇故風雅而民定二物具而政之章也教之成也理之  
上也畢見乎爾矣祠之繫豈其微哉書以告侯曰休哉言矣  
鑄以遺後之人俾勿壞

萬曆三十年知縣黃汝亨修鄉賢祠而移名宦祠於學宮內與  
鄉賢祠並總闔一扉額曰俎豆名賢天啟二年知縣梁應材重  
修

國朝康熙二年教諭謝與成修

以上聶志

五十八年知縣張棟

重建羅志嘉慶九年一都趙曰麟等重建名宦祠於櫺星門左  
建鄉賢祠於櫺星門右未成十七年邑人萬珍續修告竣道光

二年知縣朱楣率邑人重修採訪冊

忠義祠節孝祠

二祠舊制無考

國朝乾隆二十年知縣衛崇陞建忠義祠於崇聖祠左見前衛崇陞記

三十五年知縣魏宸瑞建節孝祠於文廟西偏邑人傅承德修

忠義祠嘉慶九年邑人移建忠義祠於明倫堂左移節孝祠於

明倫堂右墻外道光二年知縣朱楣率邑人重修採訪冊

博文齋約禮齋

明初知縣施皓建博文約禮二齋後屢有修葺縣志日久俱廢

國朝嘉慶九年邑人復新建博文齋於東廡名宦祠側道光二

年知縣朱楣率邑人重修復建約禮齋於博文齋之左側

學署

教諭署舊在學右久廢今借寓學左之博文齋今訓導署後一重仍係教諭署

訓導署明成化年設左右訓導進賢訓導署一在學門內左一

在教諭署右

國朝裁一今署在學宮右

學額

入學十五名食廩餼者二十名以次挨貢照科二年一貢增廣

亦二十名 府志

進賢邑庠向與南昌新建豐城同額設十五名雍正二年大縣加額五名獨進賢未增乾隆元年闔邑稟縣詳請各憲咨題今邑令喬看語及稟詞故舊之家尚有存者 採訪冊

### 學田

明萬曆丁丑知縣王亮置學田若干畝

江治學田記嘗觀治古之世得士邗隆者莫崇乎成周棫樸髦士兔置干城班班可考此非獨其士賢也蓋亦有素養之道焉如錫福之說是已寧非千載懿憲哉晚近世養士之誼闕如而不講文辭不少概見則幾無行矣我朝建學育才一

遵成周予讀功令廣厲學宮之路何其洋洋乎盛也藉令非良有司者善體龐鴻至意則士有家四壁立者卒少自資致欲俾安意一志以修經藝亦難矣哉萬曆丁丑王侯第進士來進賢嘉與人士譚說術業首問學田幾何已乃知爲闕典慨然曰董生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學田者豈非養士上務歟遂亟圖之置田籍於學以業寒士且虞異日者儻易湮沒爰繪田形并識其里爲書俾永可鏡察其糧則削以學庄懸戶於南隅一甲蓋羣縣之英髦養於學凡家詩書者咸稱愉快削糧甚完策也其租則縣徵俾承佃者斤斤約束無敢負課貯則於學聽學公議貧生有

行者酌賚之歲造冊報縣區畫蓋甚詳哉今癸未夏侯應臺  
諫召如京是歲林侯舉進士繼公後冬十月來視事亟加意  
學校謂學田者有司之懿舉而後來之經範也宜礱石記之  
廣文諸君子爰率弟子員顏備萬應曉李載等問言於余余  
惟侯令祖石梁公守盱治行高有名尊翁蓋竹公倡理學又  
與陽明相後先侯在邑治有異等之效蓋惟家學固然卽孟  
堅蔚宗操簡且不勝書而是舉也則錫福之說不恢於此矣  
進人士自是與周人士棧樸兔罝者較隆論烈可幸無遜也  
一時慶埏壇者咸多侯湛澤寧獨余爲石梁公門下士津津  
喜恭爲之記耶侯臨海人王名亮號樓峰林侯莆田人名道  
楠號柱字廣文臨川胡君淵上饒鄭君仲賢順德倫君大經  
樂侯善育士亦每賴是得盡其胥教之責丞崔君動相侯始  
事有勞簿汪君天佑尉吳君天慶樂觀厥成例得並書并勒  
田若租於碑陰

三十五年知縣周光祖捐置學田五十餘畝地四畝九分歲入  
租穀六十石二斗地租豆一石五斗學庄在城西地名三里塘  
饒位學田記進賢故有學田亦僅僅耳沿爲公費乙巳崑山  
周公來令余邑入境卽孳孳民瘼念邑瘠土民其艱食無恒  
產而有恒心雖士則然而彼業已治博士家言非代耕曷以  
餬口貧無所之其憫然望歲何問業爲時卽有意乎士養而

方且爲氓庶問疾苦畫便宜調徵輸繕隄防未逮也在事兩期政通人和日討多士而訓之瞿然顧化爰旣乃心爲士度田會附郭三里塘有腴田五十餘畝水旱不虞山塘庄廬井井其士民願輸於學公悉捐俸市之歲徵脯有奇儲學宮以爲諸博士弟子貧憊不能婚喪與旦夕饘粥膏焚資給履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士享明賜不匱自今日始於是博士先生袁君緯等謂此舉大有造於學屬余爲記余惟明初廣厲學宮縣諸生額二十悉廩縣中其後增附弟子員亡慮什伯程材日廣而制廩有限推食養士自非賢師帥不及此士當斯際所不廩廩志行以終公惠者非夫也顧

余觀學宮所程斤斤尺寸之技無能以性命相期謂藉以先資猶之乎羔鴈比得一當有司輒推擇爲試而不効遂以爲所用非所養耳乃今則又不其然士咕嗶操觚靡不譚心性而語學以此取世資卽以此經世務矣抑思吾所俎豆而羹牆者何聖何學乎夫學心學也卽心卽性不假外求虛而常應萬物備我危之謂人心微之謂道心覺之謂學達之謂上達復之夜氣非虛慎之屋漏非寂名物象數不爲支精義入神不爲幽近而子臣弟友推之盡人性盡物性以贊化參兩不爲幻無內外無頓漸其疾徐俯仰之間而再撫六合之外亦惟是大心體物若良之敵應不相與夫是動靜不失其時

其道光明由此嚮用所養可知乃末學競鶩名高凌駕往昔以無善無惡爲心體以心無生滅爲性宗反戈紫陽左袒西竺口實姚江而揚其波而又援吾道附會其中藉口萬物一體以爲無衆生相藉口聖智圓神以爲六通圓明脂韋取容托之時宜謂解脫方便模稜首鼠托之中庸謂不起我見言匏瓜則諱言堅白而曰自利利人語獵較則何知操守而曰火中生蓮陽假聖道之近似以鼓唇吻陰堅異學之悠謬以恣猖狂起於譚圓語空至於生心害政昔之溺人也害在學術今之惑世也害在事功更浸淫無所底止矣且夫證悟與操修非兩端學術與經世無兩歧證解而忘真修直優孟之抵掌耳譚出世法於世間是北轍而南轅也文詭行以取世資是掩耳而盜鈴也焉用此培養於學爲士明經誦法先聖孰證孰修孰學孰用當自今辨之蚤矣夫樹人猶樹木也樹之松柏則松柏用樹之荆棘則荆棘用藉令學殖在此豎立在此彼必不得之數也公直道質行以學爲政民懷其德蓋慥慥君子哉今之養士惟其有之在易之坎維心亨行有尚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則公以之吾黨士所自養其勿爲頤之初九舍靈龜而觀朶頤必也果行育德以自求口實有能涉世末流紹明先聖不襲異端不蹈詭行要以實學實用出則正色立朝處則表世範俗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斯無負國家



養士本旨卽無負公造士盛心已是爲記

四十年知縣錢士貴增置東山學田若干畝 縣志

饒景暉學田記國家造士之典甚具然而諸生餼廩而外他無設焉夫豪傑之士干青霄而直上豈以升斗爲活哉第士之托業遠則溫飽之謀必疎抗節高則營生之途轉隘賢師帥在上而令修人雅士無所托以寬其身豈情也學田之制先是丁丑臨海王公亮爲令以丈田得閒田若干遂歸之學爲學田夫閒田本確土耳而當日徵收之制復闕而不精久之併田亦化爲烏有數十年後父老輩遂無有能舉其事者惜哉越三十年崑山周公光祖來加意黌校慨然捐贖鍰置

附郭田若干畝以資寒素規條漸備而惜其制之未廣也周公去雲間錢公繼之公神宇澄湛卓然高潔下車與士大夫論貧士之苦爲之愀然動色顧其官舍如僧臘卽欲有所推廣勿給也時邑人顏公佐令僊遊有惠聲聞公德意輒遺書告其家人曰邑父母欲養士而力不任奈何以我子弟輩苦廉令哉遂括百金歸以資公養士之費公喜甚屬邑吏某某擇近郊腴田買之後得東山田一所若干畝歲可得租若干石公復與廣交約曰此不腴之業豈足盡庇鍾陵士惟公輩精神足爲寒土地耳自今以往徵取必謹賑助以實倘學田廣矣而升斗之餘不及清人之腹斯余之罪也夫惟諸君實

重圖之廣文先生張君傳君感公雅意謂不可無記乃謁余  
一言余惟公廉靜端恪諸士見公如見元魯山使人名利之  
心都盡其所以養士者誠不止於口腹而及於心志是區區  
者奚足爲公記耶顧余因是而重有感焉夫士之最難忍莫  
如貧逐貧送窮先哲不諱而不知淡泊可以明志夫安知窮  
愁隱約之地非天所以煅煉英雄耶諸生試於淡漠中尋認  
妙理則他年建樹必有卓然可觀較之濃華炫赫者其所就  
不大有徑庭哉公自處處人一以淡泊爲主故余所以勗多  
士者亦曰澹公諱士貴號元冲庚戌進士浙江嘉興府嘉善  
縣籍直隸松江府清浦人捐助顏公佐戊子科舉於鄉爲僊  
令其民懷之蓋孝友惇慎篤行君子也

又知縣黃汝亨捐置學田四十四畝零額收租二十六石七斗  
府志

### 學倉

舊在學左萬厯間知縣周光祖遷名宦祠左側

聶志

今廢

大成坊宰牲堂射圃學倉俱在金魚沼前東偏今皆爲民居

採

訪冊

又舊有祭器庫膳堂號舍六賢樓鍾秀坊思樂亭今俱廢

羅志

### 書院

徵士書院 以魏謩名在啟和門外正德七年改東壇廟爲之

通賢縣志 卷十  
縮十丈衡前四丈七尺後三丈五尺門屋廳堂各三間後塘一口直四丈五尺前廣三丈五尺後二丈五尺嘉靖間縣令程光甸重修天啟間會權璫檄毀天下書院縣令梁應材改額爲迎春亭 聶志 今廢

鍾陵書院 正德七年改福勝寺爲之縮一十二丈衡二十丈坊牌一有濂溪祠光風霽月堂明通公溥四齋萬曆十二年縣令林道楠改建積善坊尋圯癸卯縣令黃汝亨改建於華蓋山因舊白馬廟址爲之天啟丙寅權璫扇虐檄凡書院盡廢縣令梁應材改爲王公祠

國朝康熙辛亥縣令聶當世倡明講學邑人士卜遷於西門 聶

志  
今廢

正德七年李夢陽鍾陵書院記鍾陵書院在進賢縣學背學書院各據崇東南向而中限以衢始予毀南嶽廟福勝寺僧謂學生陳雲章曰請以寺易廟陳生曰何也僧曰廟僻而寺臨衢且近市寺爲書院則書院各據崇相望也於學便陳生以告余余曰可哉易之於是徙寺於廟而以寺爲書院云教諭黃懿訓導談一鳳與陳生等來議書院事曰夫進賢者固南昌鍾陵鎮也割爲縣稱鍾陵書院宜夫周子者故南昌尉也祠則周子余曰可哉於是書院立祠祠周子前立講堂祠左右齋四明通公溥有東西廊屋又立光霽亭云建昌府推

官趙漢會權縣事頗葺其殘漏知縣王紀至則建二門立碑  
又以南嶽廟故租九石零并田入之設門子守焉大概亦若  
此焉矣王紀使求記於余曰嗟書院厥予愆哉夫郡邑之設  
學也所以規賢也是故廬以居之使之安也廩以食之慮弗  
專也師以臨之友以親之經術是游養之端也異其衣冠示  
殊衆也建之以廟賢聖畢集標之趨也朝鐘暮鼓課藝程能  
嚴情縱也夫如是士猶不知踐道而書院者予奚以哉雖然  
士由是有興乎陳生曰自孔孟沒歷千餘歲學幾絕矣周子  
起而後道復明也先生謂有興者以茲乎夫學以規之者常  
也聳耳目以新之則舉措焉存如射者在庭揚鱗以命耦周  
子者非文王猶興者也明通公溥其徑也光霽者彷彿乎形  
容之也夫書院可少乎哉書院丈尺屋數刻諸碑陰

康熙辛亥饒宇斌改遷鍾陵書院記鍾陵書院何昉乎明學  
使李崆峒先生雅崇文治下茲令進於是建鍾陵書院祠濂  
溪周子地故福勝寺所也萬厯甲申呂邑侯改建於積善坊  
隨圮癸卯黃邑侯復遷於華蓋山白馬廟舊址會天啟丙寅  
權璫煽虐檄天下無許存畱書院遂靡子遺焉我玉沙聶侯  
來莅敝邑神明豈弟仁漸義摩其聽民不怠牧民不煩豪吏  
斂手困窮得職而尤勤勤爲

朝廷培育人才月有課季有試程文校藝無惰無徇至於仁

義忠孝立身行已之大旨反覆勸導言尤需如也夫孰忍一日稍去其保抱攜持者哉議者謂侯於吾儕父母也而師保之矣然邇者不幾秉洙泗之鐸以徇於路乎計惟書院便請復之詢諸薦紳薦紳曰可哉詢諸耆舊耆舊曰可哉遂各踴躍醵金闢地於迎恩門內五父之衢而觀聽所聚也量材鳩工爲門伉如爲堂靚如爲左右兩傍各異如繚以周垣塗以丹堊事不勞而功倍而鍾陵書院壯於舊貫矣諸生請記其事於予予始得拜手颺言曰茲舉也非特後學敬業之有所而抑進人才勃興之一會也哉君子於以觀治矣世之盛也教養隆於上士無不爭自濯磨以羽翼景運而天下卒受真才之用逮其後教化弛而絃誦息城闕子矜高曾不守盡世道壞風教害氣且漸究於君父卽以進論之丙寅迄今人心之淳澆運會之升降科目之盛衰較諸疇昔何若豈非樂只君子之深憂也乎今日者諸生一旦游詩書之府履道德之庭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志焉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是已進之與日可俟也矣方今

聖天子暨各上憲惇尚文教廣厲師儒興禮義以維風俗俟宣化承流不遺餘力使進人士類皆回心嚮道此非拘牽俗吏之所能爲也推以治天下有餘矣然猶有勉焉諸士尊所

聞而行所知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他年立朝之建樹本此矣若夫繡鞶悅藉氣援干祿營私而已豈侯所以爲

朝廷培育人才及多士踴躍襄事意也雖然侯之教澤則曷有謖哉記有之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知本進人士豈不識所本事乎侯將俎豆萬世無疑矣獨元公也歟哉

軍湖書院 楊仲宏范德機避亂於此聯句吳草廬有詩

聶志

今廢

棲賢書院 在二十七都棲賢山卽唐撫州刺史戴叔倫居萬

歷間知縣黃汝亨建外豎一坊曰棲賢畱勝內仍戴公舊額爲明經堂三楹榜於簷前曰清流碧山後有閣曰寓閣左右小屋各二楹與明經堂相緝後顏曰小天台山院東至金剛寺南至港西至仙姑庵北至望湖亭

聶志

今廢

黃汝亨棲賢書院記棲賢山從池溪而東去壇石縣治八十里踞潤陂司之右按志載唐撫州刺史戴叔倫嘗居此構明經堂其上地隣東汝干越間令折腰送迎至此必勅則望崕而返余初至亦跡之不得時時見蒼翠拂面清林白石繡錯蓋曠意其間有異人靈秘在焉客秋按志而索之從金剛寺左徑披林莽而上得書院遺址不盈半畝而溪山繞集不減

輞川圖畫詢山僧里父老俱稱有戴翁棲隱仙去亦不詳所  
自而余門人金孝廉廷璧及諸生萬年祝金耀斗五六輩家  
潤陂市因與之嘆息搜討乃知卽戴刺史叔倫書院荒於林  
麓荆榛間數百餘年矣其山院基爲故大中丞張公伯川所  
有今歸之季典史栻亦家其傍卽爲余督羅溪橋岍有津  
梁功者也往戴公爲刺史時遇歲旱作冷泉陂卽今千金陂  
已遷守饒州多惠政退隱饒之東湖復移隱此山棲遲三十  
年自稱小天台世人悅其賢遂稱棲賢山而公故潤州人字  
其溪曰潤陂蓋不忘戴公也按唐集有除夜宿石頭驛夜發  
袁江越溪村居諸詩卽其地云余因與金生輩箕踞其上召  
山僧里父老相顧指點眺覽其最勝處則青山四面碧溪九  
曲戴詩所稱清溪流過碧山頭其實錄也前峙而遠映者名  
學堂峯胡居仁讀書處也左挾而峙者一名福神岡係周仙  
修煉處又一名石螺峰袁潤陂市通干越之龍津焉右挾而  
峙者一名雄嵐峯係浮邱伯修煉處又一名五彩峯漢高祖  
功臣吳王芮所生地也稍迤而西爲海棠洞先隱士臧嘉猷  
讀書處又南華觀有羅必元書屋遺址皆此山德隣也而山  
之後松檜千餘株山石綴青點碧爲蹲爲臥魄磊而英多不  
可勝數望其水紆迴浩渺走瑞洪合鄱湖入於江蓋地不踰  
數畝兼撮江山之勝古人三十年肥遯臨流枕石詎無意乎

因相與浮白而歌襄陽之詩曰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畱勝跡我輩復登臨戴公去今幾千載安可遇我輩而令名山高隱湮滅不傳乎哉金生輩躍然領其事謀復棲賢書院之勝季典史斌亦慨然捐其山若干畝出以相餉曰願還戴公余爲捐俸三十金東餘諸生葉愈華等及里居好事者咸各醵金爲佐所費二百金而院成矣禪寺側起一坊曰棲賢畱勝厯磴尋尺上面所謂學堂峯者而爲堂三間榜於簷之前曰清流碧山閩人李伯東先生筆也其中仍戴公舊名曰明經堂而左右書屋各帶一短墻其後起傑閣一諸生欲置我百尺樓上余曰此舉本爲戴公毋令余墮附作千古笑端命之曰寓閣古今皆寓也今求所謂戴公者安在哉閣之下卽題置高隱戴先生一座左右小屋各二楹與明經堂相縮亦以短墻而之後顏一小區仍其題曰小天台工起萬厯甲辰閏九月竣於乙巳夏四月山前後林木峯石禁勿得侵伐侵伐者卽本業主亦坐以毀滅先賢罪古人愛其樹思其人卽潤陂之遺亦里父老子弟意也戴公諱叔倫字幼公號玉屏潤州金壇人舉唐德宗貞元年進士仕至容管經略使加金紫贈譙縣男院山四至列碑陰

曲水書院 在縣城內芳洲北丹鳳通濟兩橋之間乾隆十四年縣令向德一購傅忠毅公舊宅爲之計大門一進石坊一座



講廳一進堂屋二進後院兩廊齋舍二十間基地前至河後至河東巷外止季太常宅西止考棚撥陳家圩官田六百三十九畝七分九釐又傅家圩官田五十畝又買卓山庄田五十六畝五分道光元年邑侯朱楣捐俸買田十四畝

坐五都李家橋以爲膏火之資

向德一曲水書院記古之爲吏者皆足爲人師表故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而發政施令無非教也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州長掌其州之政令教治是黨正卽一黨之師州長卽一州之師以至下爲比長閭胥上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秦漢後政教殊途士吏易趨以治民屬之守令教民屬之博士及文學椽于是牧民者始專以錢穀倉廩徭役律法爲重其庶姓誦詩讀書學文游藝之事多不暇計而士習衰正科目盛衰遂概諉之風氣運會而於有司無預焉進賢爲南昌巨邑余奉

簡命來宰斯土時取縣誌閱之計前明三百年中以科名致通顯者相將元魁忠節理學徵文考獻備於百里猗歟盛哉是豈無自而然耶父老有能言其故者多習引形家言謂由治東之水蜿蜒佶偃凡九曲而後灌注迴環於城內外土人毓斯秀類多飛揚奮發於其間其果然乎而非也夫山川城郭不異往昔水源未改而繼美何艱且豪傑之士不爲運會轉移而文章勲業未有不本讀書學古可概望山川默相者

是必有賢人君子爲之教育振拔然後士習薰蒸鬱勃莫可遏抑相泊而成地靈嶽降之奇此固邑宰之任也古者人材之盛皆出於學校唐制於校立經師庠立孝經師宋始於州郡縣學外別立義學書院設以山長而庶人俊異子弟多肄業其中進賢志載明成化間鄉城新舊社學三十一所書院之著者凡三焉其一曰徵士書院在啟和門外正德七年爲處士魏暮建也是年督學李崆峒先生於縣學後改福勝寺爲鍾陵書院祀以濂溪周子以東嶽廟田租入之迨萬曆十二年知縣事林公道楠移建於積善坊旋圯未幾黃公汝亨來知縣事復改建於華蓋山又別於十七都戴幼公故居立

棲賢書院至天啟以後並廢爲坵墟康熙辛亥聶公當世雖於迎恩門內復立鍾陵書院然日久頽壞僅有其名而進賢書院之制乃湮沒不傳余慨然弔望有復古之志於是首捐俸錢若干緡召邑諸生共商其事縉紳士庶莫不慷慨踴躍捐貲爲助遂於廣濟橋北購得故宦傅宮保廢宅因厥棟宇命工匠楣椳楔枋桷桷榑腐有筓有簔或虔或堊糾工於乾隆戊辰初夏告竣於己巳六月計費金若干而堂廡齋室不侈不陋乃延品端宿學鄉宦舒兩水以爲師而召課試所拔之士與鄉里之貧而有志於學者受經其中撥陳家圩傅家圩兩處官田租併另制舒家田畝以供師徒日給膏火之費

首事爰以命額來請且乞余爲之記余乃集諸生而告之曰夫學以漸而致猶夫水也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昌黎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今書院踞前芳洲面常湖源流活潑綠波迴綺空明之況注於几席土人旣以科目之盛歸美於水則榜斯門曰曲水書院誰曰不宜諸生廩餼有資游息有所誠能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根抵六經求爲有本之學朝夕涵泳務期德行優而文辭茂學術正而經濟宏將見處爲眞儒出爲名世微特科名甲第比盛於前朝而忠孝廉節類多希踪乎曩哲是則予心之所厚望也苟

或不然則後之視今未必不猶今之視昔十畝之宮其何異於鍾陵棲賢之興廢徒令文人學士向寒烟蔓草中流連太息重怪風氣運會之終難轉移也蓋余爲是舉也固不敢以教育振拔自居亦行乎黨正州長之遺規俾他日退居林下有人來楚南言江右文章之盛必首稱進賢者邑宰老矣當掀髯扶杖西向而笑曰是蓋九曲之有靈也豈不快哉豈不快哉諸生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石而以書院堂構垣墉土地丈尺田畝經界及夫紳士經營圖度捐貲助力者之姓名悉臚勒於碑陰

社學

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十六年詔民間立社學有司不得干預其經斷有過之人不許爲師二十年令民間子弟讀御製大誥又令爲師者率其徒能誦大誥者赴京禮部較其所誦多寡次第給賞又令兼讀律令正統元年令各處提學官及司府州縣官督社學不許廢弛其有俊秀向學者許補儒學生員成化十年令民間子弟願入社學者聽其貧乏不願者勿強宏治十七年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民間幼童十五以下考送入讀書講習冠昏喪祭之禮

肅志

明時舊社學二十六所俱成化間知縣呂聲建督學李齡爲記刻石明倫堂東壁後俱廢萬厯間知縣黃汝亨建社倉多因其

址

肅志

李齡社學記皇上嗣位初元慮天下未臻於治良由學校未興不得真才之用特遣憲臣慎簡賢良俾專提督之任行之旣久致有成績景泰中以言者革去其職學校漸弛乃天順六年仍復其職又勅天下郡邑每鄉每里咸建社學選擇儒碩以教民間子弟甚盛典也齡以菲才叨承重寄受命而來夙夜祇懼惟恐有負故凡巡歷所至卽命有司首舉其事而所屬官僚罔不秉公協力綜理其役而進賢縣知縣呂聲以名進士出身爲政而能急於先務於是鳩工聚材首建社學凡二十六所而庶民小子莫不翕然而就學矣乃命工礱石

請記其事仰惟唐虞三代所以比屋有可封之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豈以天之生人獨厚於古而薄於今耶蓋以教之之法盡道也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以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十五入大學教以正心誠意之道修己治人之術有詩以感發其善心有禮以約束其筋骸有樂以涵養其性情故自幼至長非僻之心無自而入而賦予之良得以恒存而不喪伊川所謂古人生子自能食能言而教之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者此也降自漢唐廢壞禮樂學政不修士之所學不過專事訓誥務爲文辭以徼利達而已而古人之良法美意蕩然矣欲

人之成材風俗之淳美不亦難乎我朝龍興稽古爲治外而天下郡邑旣建學立師以教兆人之俊秀內而京師又立胄監以煦陶其成列聖嗣興丕揚休烈教已行矣而皇上猶倦倦特立社學以爲大學之張本使天下之人自童穉之時無不受學以養其良心旣成童拔其秀而實者育之大學以造就之濟濟青衿樂乎清時棫樸之化者莫不遵正學迪正道出而奮庸於時必能弼亮天工而翼宣盛美行見文教之敷洽絃誦徧於閭里而今之學卽古之學今之人卽古之人唐虞三代風俗之美復見於今日矣則聖天子建茲千萬年不拔之盛典固宜被之金石昭示永久後之繼治者尚當欽承

而無忽而可令斯學淪於榛莽也哉

城隅舊社學五所

東隅社學

西隅社學

改西壇廟為之

南隅社學

改白馬廟為之萬曆間知縣黃汝亨改為

鍾陵書院天啟間知縣梁應材改額王公祠

北隅社學改競渡中廟為之

隅社學

改壇石廟為之

今俱廢

書院

在二十七都三圖道光三年熊姓合族公建

採訪冊

文昌義學

在三十三都羅溪道光三年建

採訪冊

梅莊書院

在二十三都梅莊墟旁道光二年合都公建置田

三百餘畝

採訪冊

訓導李道梅莊書院記道光元年歲在辛巳進邑廿三都紳

士倡建義學顏曰梅莊書院為本都多士藏修游息所置田

產若干畝將倣曲水書院規設膏火獎賞隆師課讀勝舉也

越壬午延予試校士諸公請記弗獲辭洪維我

國家博植人材自

京畿建立國子監外而鹿洞石鼓嶽麓

睢陽直省府州縣均設學吾江省則有豫章友教東湖西昌

各書院進賢為南昌壯邑鍾陵徵士勝蹟猶存繼復有曲水

書院之建猗歟懋矣顧予思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

有學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升之學曰俊士凡

人材輩出未嘗不自鄉學始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

曰六德六行六藝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賓興賢能於王

古之所謂學即今之所謂學曷嘗不以文藝曷嘗徒以文藝

哉有宋王介甫創爲八股法厥後相沿取士而人才悉出其  
中蓋同此詩書禮樂其成就乎立德立功立言是在人之志  
而學擇而守擴充焉以造其極耳且夫進多先達如舒公芬  
傅公冠陳公棟萬公潮季公源姜公靈熊公伯龍饒公位懋  
著樹立勲業爛如照耀史冊者更僕未可終數今諸公濡德  
化踵前徽倡建義學豈但以文藝科名矚爾多士抑將舉先  
達之盛德大業重爲期許也多士鼓舞奮興會德行文藝而  
通之知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由經術爲文章由文章立功名  
於以追媲古人永垂不朽副我

皇上棧樸菁莪博植人材之至意則諸公倡建之心愜而司  
鐸是邑者亦與有榮施焉我其拭目以觀厥成云是爲記

龍松書院 在二十四五都莊溪村旁嘉慶二十三年合都公  
建置田八畝

文逢瑞龍松書院記邑之二十四五都乃山水大會之區也  
其榦龍自南箕峯北行蜿蜒屈曲結聚於鄱湖之上左軍湖  
而右信河其水交會於鄱湖之間此脈全氣聚宜乎靈秀所  
鍾人才特盛也顧靈秀雖鍾於山川而培養則賴於人力是  
龍松書院之設亦烏可已乎嘗考邑志此都社學建於鄔子  
驛是時教育有方人文寢盛及明天啟間權璫煽虐檄毀天  
下鄉學則書院已廢人才何由以作養乎迨

國朝嘉慶二十三年邑庠雷君鳴豫愀然慨學校之衰奮然起而振之邀好義之士建文昌之會課藝維殷獎勸備至自是文思日進而考試見售者益增盛於前由是都人士咸知文會之有功又思人才之益盛乃共謀作養之術於道光之三年建書院於莊溪且因書院之旁古松盤鬱狀若游龍故名曰龍松相傳昔有孝子廬墓其下白鶴巢於其上者三年而不去蓋孝感之所致如此學者苟有感於斯則孝弟之心當油然而生矣況乎登書院而望之則幽榭池在其前縱觀波濤之浩蕩足以滌學士之塵襟也其左菴曰興龍其右寺曰普濟遙聞鐘鼓之激越可以警旦暮之昏惰也而且竹樹交

蔭翕鳥時鳴靜挹清幽淡雅之致更可以暢文士之天機而助詩客之吟興也然則書院旣興而此都人士德業文章必有蒸蒸日上者蓋人才以培養而有成靈秀因人才而益顯將見名儒哲士接踵而興甲第科名蟬聯而起豈惟此都之幸抑亦闔邑之光矣是爲記

建  
服古書院 在二十二都因潤安鎮祖教寺社學舊基合都公

### 合都首事服古書院記

書院何以名服古蓋欲學者服乎古以明其道也溯古之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雖大小不同命名各異要皆



進賢縣志 卷十  
以作養人材講明聖道庶克扶世翼教而萬世永賴焉然人材之盛衰恒視學校之興廢有志振作者亦惟倡率之培植之而已我都前明時原有潤安鎮祖教寺社學以爲士子講學之地及天啟間魏璫煽艷盡毀天下鄉學而祖教寺遂改爲義倉是社學之廢迄今二百餘年矣道光元年鞠萃朱父師莅任意在作養人材首興曲水書院二年又勸士民倡義捐貲修廢舉墜甫數月而邑之聖殿城樓橋梁志乘或修或造煥然維新由是闔邑士民感其振作之恩咸懷奮興之志故社學之復舉者凡六七所而我都有志之士尤急起而樂從事焉爰共捐田地二百餘畝捐費一千餘兩就祖教寺社

學故址建立復古書院誠欲合都人士共陶淑之而相與有成意甚盛也典至鉅也肄業於斯者誠思服古之義而盡服古之功則所講求者皆古人束身行己之要所致力者皆古人明新至善之功將見此都之士相尚以實行而不僅夸語言文字之工所學有實用而不徒爲弋獲科名之具蓋學術正則真才出真才出而事業功名堪與古人爭烈矣然則茲書院也仁人義士出其中碩輔各儒亦出其中其有賴服古之功豈淺鮮哉若乃以利祿爲步趨以虛名相夸耀甚且指仁義爲迂濶視禮法如贅疣則存心不古內行必虧誦習雖勤固陋彌甚其有愧服古之義多矣且詩不云乎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又曰古訓是式禮曰必則古昔書曰學古入官此  
皆古人法古以爲學而道統之所以長存也入斯學者苟顧  
名而思義安在古今人果不相及哉是爲記

